

# 接受不等于遗忘

作者：(美)埃米·尼特菲尔德(Emi Nietfeld)著

## 接受不等于遗忘

ACCEPTANCE

[美]埃米·尼特菲尔德 著

Emi Nietfeld

陈晓颖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接受不等于遗忘/（美）埃米·尼特菲尔德（Emi Nietfeld）著；陈晓颖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23.5

书名原文：Acceptance

ISBN 978-7-5001-7352-6

I.①接... II.①埃... ②陈... III.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①I712.55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59279号

---

Copyright © 2022 by Emi Nietfel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cky Biju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23-0604

---

出版发行/中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普天德胜科技园主楼4层

电话/（010）68005858,68358224（编辑部）

传真/（010）68357870

邮编/100088

电子邮箱/book@ctph.com.cn

网址/http://www.ctph.com.cn

策划编辑/郑南

责任编辑/贾晓晨

文字编辑/郑南

营销编辑/白雪圆 喻林芳

版权支持/马燕琦 王少甫

封面设计/柒拾叁号工作室

排版/柒拾叁号工作室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规格/90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张/12.875

字数/350千字

版次/2023年5月第1版

印次/2023年5月第1次

ISBN 978-7-5001-7352-6 定价：69.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译出版社

目录

序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后记

附言

致谢

# 序

再过一个星期准公婆就要与母亲见面了，我紧张地在客厅来回踱步，思忖着要不要事先给对方打个预防针。“我用不用先打个电话？”我电话咨询了高中以来的人生导师安妮特。我反复祈祷，希望母亲能体面地出现在亲家面前，能在出门前洗个澡，能把车子停得远一点儿，千万别让男方家长看到她的小货车里堆满了垃圾。我希望他们看到的是那个我曾深爱的母亲，是那个我被寄养期间偷偷带我去上人体素描课的母亲，是那个在我住进托管治疗中心时，书被辅导员没收后带我去图书馆学习的母亲，是那个愿意开车载着我从明尼阿波利斯市开到华盛顿特区，只为参观一场摄影展的母亲。

“你之前跟他们提到过你母亲的情况吗？”安妮特问我。

我咬着嘴唇，盯着窗外，纽约西区的街道两旁种满了银杏树。“我一直跟他们说自己上的是寄宿学校。”

“埃米，你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

“准确地说是七个星期。”可是即便如此，留给我准备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我本以为两家人在婚礼彩排的晚宴上见个面，婚礼仪式后再其乐融融地拍张合影，以后便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了。我希望婆家以为我天生就是读重点大学的料，我结婚的消息理应被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这些当然不是事实，当初准备申请大学时，我有几天甚至找不到安身之所，到了晚上只能穿衣睡在车里。难道拜伦的父母感觉到了什么异样？我们刚要敲定婚礼细节，二老就买好机票说要来我老家看看。

“他们从来没问过你家里的情况吗？比如你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我能从安妮特的语气中感到些许不满，想象着电话那头拥有白皙皮肤、深色秀发的她此刻正一脸严肃。我仿佛又回到了高中时代。

安妮特究竟指望我告诉婆家什么呢？跟他们说母亲有积攒破烂的习惯吗？还是说她以前总是无端地给我吃药，目的是让医生相信她一切正常，而所有问题都是年少的我妄想出来的结果。我知道安妮特肯定会说，“你妈妈那是生病了，埃米”。多年来，我一直渴望长大后能拥有正常的生活，拥有理想的精神世界，可这一切对于当初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奢望。电话那头的安妮特没好气地继续说：“你不要再翻旧账了。”当然，婆家对我的家庭状况还一无所知。

“我就是想让他们直接见面，”我说，“他们怎样看待母亲，那是他们的事，我也没办法。”

“不！你千万不要那么做，你现在就给拜伦的母亲打电话，让他们有些心理准备。”

安妮特或许说得没错，万一婆家以为即将见面的亲家是一位普通家庭的正常母亲，结果却大跌眼镜，那问题岂不是更严重？

我挂了电话，一动不动地坐在摩洛哥地毯上，盘算着有没有什么理由不打这通电话。我总觉得，不管我跟他们说什么，仿佛都是对母亲的背叛。小时候我住在明尼苏达，母亲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一个，我俩一致认为，当地除了几位医生，其他人都是没见过世面的白痴。之前，我每次提到家人，都会说同母异父的哥哥虽然没上过大学，但脑子非常聪明，还有我妈妈，差一点儿就被斯坦福大学录取了，若不是造化弄人，她的人生不会像现在这样。母亲一直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一定能考上常青藤大学，我也不知道她哪儿来的信心。婆家要是能看到那时的母亲该有多好啊！

公婆一定要知道实情吗？一定要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母亲，我这辈子就不会知道什么叫绝望吗？我希望自己忘记所有不堪的过去，包括我曾经住过的各种奇怪的地方，那时候，根本没人知道我的下落，没人知道我心里的悲凉。我希望小时候的生活就是每天刻苦学习，而事实不是这样。身处窘境的人有时真的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要想得到帮助，就得表现得毫无瑕疵，让人家觉得你有被帮助的价值，就连你受到的伤害都得恰到好处，绝对不能引起人家的不适。可即便如此，大人们依旧非常吝啬。不管是心理医生还是大学招生办的老师，他们对我们这种弱势孩子的态度只有一个：只要我们意志坚定，哪怕是被无视、被虐待，我们也能克服困难，成就更好的自己。现在的我痛恨装出一副“坚韧不拔”的模样，对于过去，我宁可保持沉默。

然而，我很难会对安妮特说“不”。我俩认识已经有十年了，她对当时身处困境的我提供了太多帮助。如今，我已经二十五岁，虽不再是十年前那个小女孩，却依然保持着取悦身边人的习惯，毕竟那是我从小到大的生存技能。

于是，我拨通了电话。

“喂，你好？”准婆婆的声音干净利落，吓得我差点儿尿裤子。

“嗨，克里斯蒂。”我颇有腔调地回应，想着先闲聊两句再进入正题。我们东拉西扯了半天，说到她跑步的日常，提到周末的音乐会，还约好一起去大都会歌剧院看演出。

“我想，嗯……我想跟您说说我妈妈的情况。”我低头看了一眼便利贴，安妮特已经帮我总结好了该说的内容，“我妈妈有强迫症，她会一直买东西、囤东西，这一点严重影响了我和她的关系，导致我十四岁时就离开家，住到了别处。”

说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真的有问题：我已经跟她的儿子在一起整整四年，跟他们共度了四个感恩节，我们四次圣诞节都约在阿斯彭滑雪，四个新年都聚在一起品尝鱼子酱，他们竟然对我的母亲没有一丁点儿了解。其实，不止婆家，就连我大学的朋友也对我的母亲一无所知，工作上的同事甚至以为我家境殷实，保不齐还住在坐拥湖景的豪宅里。拜伦是我打算共度余生的爱人，可就连他对我母亲的了解也只是一点儿皮毛。

我竭尽所能地让自己摆脱过去的生活：我搬去了曼哈顿，找了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每天都一丝不苟地涂抹医药化妆品以消除沧桑在我脸上留下的皱纹，我甚至在双颊注射了玻尿酸，不仅让整张脸看上去更加紧致，也让我一直紧咬的两腮放松了下来。我坚持每星期至少健身两次，终于练出了马甲线。我每天都坚持早起，周末也不例外。表面上看，我健康积极，做事高效，但事实是因为我不想让思绪回到过去，不想触景伤怀，所以才把日程安排得连一点儿休息时间也没有。

一星期后，我们先后来明尼阿波利斯市。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她四十五分钟后赶到了饭店。见到她的一瞬间，我紧紧抓住了拜伦的手。“嗨，亲爱的！”她跟我打招呼时眼里闪着光。她应该多少还是捋饬了一下，头发虽然很油，但有刚刚梳理过的痕迹。她裤子口袋里塞着一个皮夹子，支棱着，非常明显，把本来挺宽松的裤腰撑得紧紧绷绷。裤腿依然肥大，垂在脚面，我注意到她脚上穿着一双男士的网球鞋。她凑近我，给了我一个拥抱，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潮乎乎的味道，“我给你准备了礼物，就放在车里。”

没过多久，拜伦的父母也出现在饭店门口，比我们约好的时间提早了十五分钟。我的准婆婆穿着一件衬衣，涂着口红，戴着珍珠耳钉，打扮得非常精致，大概是想给亲家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之前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了她我母亲的心理问题，她不仅没有嫌弃，还向我打听了母亲的喜好。能嫁入这样善解人意的家庭，真是我的福气。

母亲伸出手，握手时一切正常，我提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如果不是近身拥抱，应该闻不到她身上的怪味。我们走进饭店，找到位置一一落座，我心里再次不安起来：不知道母亲会给婆家人留下什么印象，让人厌恶还是招人喜欢？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凭借自身魅力迷住了附近好几个医生。

我们点了餐，母亲拿起酒杯，凑近鼻子闻了闻，“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她很随意地问拜伦的父亲。

“我是软件工程师。”对方一直面带微笑，解释说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是工程师。

母亲赞许地点点头，“哇，一家子都是聪明人啊，说明你们家基因好。”她喝口水继续说，“我之前是一位犯罪现场摄影师，那份工作我整整做了三十一年，也许有人会觉得那工作很痛苦，但我做没多久就习惯了，其实人死的样子都大同小异。”

上菜了，母亲又开始讲她为海外儿童邮寄爱心包裹的事，“去年，我们送出了七百多双鞋子，不过还没送完，现在还有三车库存！”拜伦的父母开始一直保持着礼貌的微笑，不过后来我注意到他们有点儿心不在焉了，茫然地盯着餐厅的墙壁。圣诞儿童行动是一个慈善项目，活动初衷是教育美国儿童学会助人

为乐、慷慨解囊，但母亲把这一义举说得像工厂生产似的，详细解释了她购进捐赠物资的成本，还说就算自己很会砍价，“一把剪子被我讲到了五毛钱！”还是架不住东西太多，她已经把大部分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都用在了慈善上。我一直紧紧抓着拜伦的手，他终于忍受不住疼痛，挣脱了出来。

“哇，您简直太了不起了！”未婚夫拜伦开了口。他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似乎彻底打断了母亲的思路，我看到她终于吃了一小口东西。

可是没想到，趁着拜伦停下来吃东西的工夫，母亲再次打开了话匣子。这次她换了个话题，除了购物，能让她滔滔不绝的还有我。“我的记性特别好，简直是过目不忘，”服务员在一旁把她的汉堡装进盒子，母亲继续道，“埃米也很聪明，这一点你们肯定都察觉到了，不过她也有犯糊涂的时候，申请大学时，竟然把自己的出生体重记错了！”我把手拿下餐桌，在桌子底下寻找拜伦的手，我必须抓住点什么，否则真怕自己搂不住火。

我想大声制止她，但知道不能这样做，毕竟旁边坐着未来的公婆。再说了，就算我发了脾气，母亲也不会当回事，只会觉得我是因为快来月经了，所以情绪才不稳定。于是，我依旧保持笑容，全程把嘴闭得严严的，最后只挤出了一句，“记错了又能怎样？”

母亲把脸转向拜伦的父母，继续道：“你可以问问你的老母亲啊！对吧？我当时就在你身边啊！”

她经常说这种话，仿佛外人都该相信她的话，不该只听我的一面之词。对此，我不想与她争辩。如果她想毁了我的人设，那简直是分分钟的事，虽然她并非出于恶意，但是是她的无心之失。她总喜欢讲述我不安分的少年时代，我想她是想借此证明自己是称职的母亲吧。可于我而言，她不仅是在践踏我的隐私，而且还在歪曲事实。只是我不想生出事端，只好继续保持沉默。

.....

与婆家人告别后，我和拜伦把母亲送到停车场。我忍不住地回头张望，希望准公婆没有朝我们这边打探。母亲向拜伦抱怨警察一直找她麻烦，说她车里的东西太多，坐在驾驶位根本看不到后挡风玻璃。“不是还有后视镜吗！”她一边说一边打开车门，从里面飘出一股烂香蕉的味道。

“我没想到你竟然会来明尼阿波利斯办婚礼，”母亲一边说一边在一堆东西中间翻找，有塑料购物袋、爱心鞋子，还有她认为能给兵荒马乱中的儿童带去快乐的宠物玩具，“你俩为什么不在哈佛大学俱乐部办婚礼呢？拜伦，你祖父不是那儿的会员吗？”

“嗯，他是。”拜伦应道。我再次默默握紧拳头，拜伦低声对我说，“不管她给你什么，你都拿着，不喜欢的话，我们之后扔掉就是了。”

令我纠结的并不是她即将给我的东西，而是她已经给我的人生。太多次，我站在母亲车外，等着她把车后座清理干净，等着她把我从临时照看人那儿接走。每次，她都会拿什么东西给我——七个香体走珠、四个调色板、一盒压碎了的代餐饼干.....仿佛这样可以掩盖她只能给我一车破烂的事实似的。

“我们真得走了，”我开口道，“婚礼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她似乎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

拜伦见状又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母亲转过身，眼里泛起了泪光，“你是我的骄傲。”她突然对我说。

我必须马上离开，不想让她看到我落泪或是发飙。

我跑回我和拜伦租来的车子那儿，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两家人见了面，婚礼如期举行，我又一次相安无事地结束了与母亲的重聚。等到婚礼结束，我又可以飞回纽约，在那里继续自己十年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可是，这所谓的安宁真的来之不易，虽然我已经功成名就，但内心依旧无比煎熬。

—

明天就要上学前班了，今晚，我跪在床边向上帝虔诚祈祷，“我主耶稣，请让我学会读书写字。”我的泪水奔涌而出，我渴望学习，生怕自己一事无成。这也成了母亲最爱挂在嘴边的事，她动不动就跟人说我有多刻苦、有多用心。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如饥似渴地翻阅每一本书，一心只想好好学习。我带着极强的好胜心背诵了《圣经》里的很多段落，盼着有朝一日一定要考入全世界最高学府——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有了上帝的保佑，一切自然皆有可能。到时候，我可以驳斥进化论、成为医疗传教士、找到治疗艾滋病的良方，甚至可以在座无虚席的体育馆表演歌颂上帝的流行音乐。然而，我发现学校老师关心的都是一些小事，他们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我整天蓬头垢面，袜子脏了也不洗，衬衫皱巴巴已经缩了水。埃德娜祖母每隔几个月都会来看我，每次都说我头发乱，硬要把我带去理发店给我剪一个难看的发型，害我每次都要大哭一场。

每次祖母一走，母亲就会气急败坏地抱怨，“这个家总得有人挣钱啊。”我们家的确如此：妈妈负责挣钱养家，家务呢，由我和她共同承担。我听说父亲之前当过护士，不过，在我出生前他就不工作了，至于说家务活，做饭、洗碗什么的，在他眼里这些都是女人的活儿（他只会在天气暖和时给我们烤些德式香肠）。

母亲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她小时候一直梦想长大去斯坦福读大学。“我差一点儿就考上了，”她逢人便说，“学校之所以没有录取我，是因为我当时只有十六岁。”考学失败后，她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待在家里：她的父母简直要把几个女儿饿死，早餐每人只能喝一罐低糖饮料，为了让女儿保持身材，总是勒令她们一边唱歌一边做操。（她们四个姐妹似乎一辈子都在跟体重较劲，每个人都疾病缠身，也都养成了囤积东西的毛病。）为了尽早逃离这样的家庭，母亲选择就读明尼苏达大学的农村校区，她学了艺术和教育专业，毕业后在州犯罪实验室找了一份工作。

当然，如果当初母亲去了斯坦福，她的人生将被彻底改写。母亲每次跟父亲闹矛盾都会感慨，说自己当初要是能生活在加州，过上有阳光、沙滩和椰林的生活就好了，何至于困在这个大半年都冷得要命的地方，每次开车，刮挡风玻璃上的冰雪就要刮半天。若是去了斯坦福，她肯定会嫁给医学系的高才生，不仅收入可观，还能帮衬着做些家务，何至于先后嫁给了两个游手好闲的废人。

可是，事情怎么可能如她想的那么简单？人生的路径仿佛早已是上天注定。关于父母相遇的这一段，母亲是这样讲的：当时她已经三十八岁，一个人带着与前夫生下的儿子生活，盼着还能再生个金发碧眼的女儿，她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她“甜心”。父亲之前的事我不是很清楚，好像说他读过摄影学校，去过修道院，经历了一场手术，用了大量麻醉剂，出现了幻觉，看到很多无头的小鸡从树上掉下来，他甚至还因向五角大楼扔装满血的奶瓶遭到过监禁。母亲遇到他时，他已经浪荡了二十多年。父亲满头银灰色头发，一双湛蓝的眼睛，依然风流倜傥，只是居无定所。二人相识两个月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无论我那同母异父的哥哥怎样恳请母亲慎重，她依旧选择了一意孤行。虽然那时候诺亚只有十岁，他却已经开始忧患自己的未来，担心被继父和弟弟妹妹断送前程。母亲跟我讲这些话时露出了一丝苦笑，因为诺亚的担心应验了：父亲可不想养活别人的孩子，于是他把诺亚赶出家门，让他自谋生路。其实，父亲不是看不上别人的孩子，而是根本不要小孩，一点儿也不想。“但是他太忙了，忙到连买安全套的时间也没有！”母亲笑着对我说，就这样，母亲刚过四十岁就把我带到了人间。

我很幸运，父亲抱起我的一刹那，“竟然莫名其妙地父爱泛滥”。不过，他可不想管女儿叫什么“甜心”，于是给我起名玛格丽特·弗朗西斯。父亲每天都待在家里，要么看智力问答节目，要么摆弄自己的电脑，身边总是坐着那条杂交小狗，一半是马尔济斯犬血统，一半是卡布犬血统。父亲对我的限制很多：不能涂指甲油（太性感），不能去健身房（有太多女同性恋），不能参加女童子军的活动（理由还是有女同性恋，此外还有支持堕胎的人士），他甚至不允许我去见诺亚，理由是他只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并不是亲兄妹。对于他的种种限制，我并不太在意，母亲似乎也没有异议，两人对外都说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母亲便开始斥责父亲的控制欲太强，于是她开始趁午休时间在附近



商店的清仓区疯狂扫货。她偷偷买了很多东西，比如花一百美元买了一百块儿小熊维尼的手表，“战利品”都被她藏在了办公室。钢琴演奏会结束后，她会带我去麦当劳吃冰激凌，每次出门对她来说都是美好的回忆。

我很受不了母亲无休止的抱怨，她的行为方式让我觉得她根本找不到帮她办理离婚的代理律师。在我八岁那年，动不动就对她说，“如果你那么讨厌我爸，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

“哦，亲爱的。”她的语气像是在说我太幼稚无知了。父亲丢了工作，祖母一次性给了他二十万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虽然祖父生前是医生，但一个寡妇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钱也实属不易。母亲无奈地将这笔钱称为“维系二人婚姻的纽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父母从银行赚取的利息不比母亲没日没夜工作挣的工资少。真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父母没有离婚，一家人还搬去了郊区，把母亲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房子租了出去。我们一下子成了中产，卡在中产线上，一旦稍有变故，我们就会被打回原形。

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父母再次陷入无休止的争吵，父亲堵在门口不让母亲出门，两人在厨房争抢通讯录，母亲打电话报了警，两人都被带上了警车，警察告诉他们冷静，先想想谁来把税报上。整个过程，我都无助地躲在车库，不敢贸然出来。

同年，我在全州《圣经》背诵大赛中斩获了冠军头衔，之后我便挨家挨户地推销慈善筹款年历，取得了惊人的销售业绩。主办方甚至给我安排了一辆豪华轿车，让我参加各种推广活动。每次听到父母在楼下恶语相向，我都会爬到自己的床上，琢磨怎样才能把翻唱乐队阿巴少年组的歌曲改编成歌颂上帝的作品。我想当然地以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我心中怀有远大梦想，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世外桃源，就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至于说成长过程中要经历多少坎坷，我都可以视而不见。

四年级的某一天上午，母亲把我从课堂上叫了出来，告诉我不要声张。“我不会跟爸爸撒谎！”我反驳道，“你这样是在作恶。”她诱惑我说给我听迪士尼广播，她平时很少让我听这个频道。外面的雨一直在下，敲打着车窗，调频1440兆赫播放着里奥·宝娃的饶舌音乐，母亲开车带我去见了我人生中第一位心理医生。

诊所在一栋矮墩墩的大楼里，我们把车停在楼下，一位穿着漂亮鞋子的女士把我带进一个放着好多玩具的房间。她微笑地看着我，让我用娃娃玩过家家的游戏。对面墙上是一面大镜子，从外面可以看清里面的一切。

我当下就觉得蹊跷，妈妈为什么要带我见心理医生？她肯定是希望我跟医生说自己受到了父亲的虐待，这样她就能赢得我的监护权了。我抱着肩膀，拒绝配合，既不愿意画房子，也不愿意玩沙盘。最后，心理医生只好将我送还给母亲，对她说，“消解这种抵触心理不能操之过急，还需要一点时间”。

从那以后，我不仅对心理医生失去了信任，就连母亲也不再相信了。她特意请假带我去看医生，结果却一无所获，她对此也非常生气。“我无法想象你竟然让我翘课去看心理医生。”回去的路上我愤愤地跟她抱怨。母亲伸手拧开广播，播放的是小甜甜布兰妮的《爱的初告白》。可外面的雨太大了，雨刷器来回摆动，本来好听的歌曲被噪声拆解得支离破碎。

我甚至感觉母亲巴不得我遭受虐待，最好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那样的话，她的日子或许会轻松些。她跟我解释说，之所以带我去看心理医生没有别的原因，全都是为了我好。可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呢？实在要说我有什么毛病，那就是我的西瓜头太难看了，衣服也太小了却没人管，父母在乎的只有他们对彼此的仇恨。

母亲觉得我长大了，所以她很难过，我再也不是她的“小宝贝”了。从五岁起，家里洗洗涮涮的活就都落在了我的头上，有时我还要负责清理门前小路的积雪，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反正我是很廉价的劳动力，那还买什么除雪机呢！我也不想让自己如此辛劳，但我没办法，只有勇于担负起责任，只有心怀远大的梦想，我才能实现最终的独立。我曾一度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而此时此刻，我发现自己不过是母亲计划中的一颗棋子。

事实证明，母亲根本不需要我的证词。那年春天，父亲跟我说他要改名叫米歇尔，从那以后，母亲便搬去了城里，重新住回了她自己的跃层公寓。而我，在父母决定监护权以前，一直跟米歇尔住在一起。

“你还好吗？”一位社工问我。我坐在陌生的办公室，两手垫在屁股下面，四处打量，发现了好多盒子和棕色信封，我确定那些档案柜里一定存放着大量和我一样的孩子的信息。柜门紧锁，连透明玻璃都没有，估计再也不会有人将它们从这个官僚机构密闭的柜子中解封出来了。脚下的地毯散发出发霉的味道，害得我连过敏症都要犯了。

“我很好。”我十分警惕地回答。监护调查人员跟心理医生大同小异，总会想方设法套你的话。不管我说什么，他们总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肆意曲解，我真害怕说错某个字而害得自己一辈子痛不欲生。

所有人都认为我“经历了严重的创伤”，原因自然离不开父母的离异，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父亲做了变性手术。那是2002年，就连奥普拉的访谈节目里都没出现过变性的嘉宾。其实，父母离异对我来说反倒是一种解脱，可无论我怎么讲，这话都没人听得进去。父亲自从变成米歇尔后，整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和善了。她开始信奉上帝一位论教派，而我也迅速放弃了对亚伯拉罕神的信仰。在亚伯拉罕神看来，由于女同性恋和支持堕胎人士的出现，女童子军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或许，正是信仰的丧失对我造成了巨大伤害，只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转去了郊区的公立学校，升到了五年级，甚至开始学习架子鼓。

“我想跟米歇尔一起生活。”我当着社工和其他人的面给出了我的答案。

她意味深长地点点头，提醒我说，她们只会参考十二岁以上的孩子的想法，而当时的我只有十岁。也就是说，我喜欢谁、我想选择谁根本不重要，整个操作令我非常愤怒，既然我说什么都不重要，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为什么还要假装关心我的情绪呢？难道我的想法和心态能完全脱节吗？也许，在乎我感受的只有作为个体的护工，而不是整个社会制度。毕竟，制度哪会关心你在乎什么呢？整个监护评估的过程完全如同一场儿戏。母亲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她攒的好几箱破烂都搬去了跃层公寓的楼上，那里俨然成了她的仓库。每次有人来家访，我们都会穿上亲子毛衣，跟对方展示我们的缝纫作品。外人肯定觉得我们这对母女特别可爱，我也都乖巧地配合母亲，从没想过当着评估人员的面跟她对着干，也从未提醒社工上楼看看母亲生活的真实样子。

下周再开学我就升六年级了。周五晚上，米歇尔从家庭法庭回到家，满脸愁云地让我收拾行李。她说：“你妈马上就过来接你。”看来是母亲赢得了我的监护权。

我搬去了母亲那里，转了学，甚至没有与学校的好朋友道别。米歇尔也搬了家，搬去了很远的地方，她说不想跟母亲再扯上任何关系。刚分开的那个月，我还见过她几次，不过最后一通电话之后，我们便彻底断了联系。当晚，我哭着把游戏王卡片和图书馆的书倒进一个黑色垃圾袋，亲了一口我的狗狗，算是与它道别了。

母亲的车就停在门外，车前灯亮得刺眼，像是在跟父亲宣示自己的胜利。

.....

任何处在母亲位置的女性或许都会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我虽然理解，却非常抵触。对于发生的一切我无能为力，让我敞开心扉又有什么意义？

搬到母亲那里没过几个月，她又带我去做了心理咨询，我那时才发现，她之所以安排我做咨询，关心的并不是我的感受。“我需要收集一些证据，”母亲一边打开记录本一边跟心理医生解释，“以防万一，省得他（即使现在米歇尔已经该用女字旁的她了，可在母亲看来他还是‘他’）再来找后账，质疑监护权的判决。”

“她现在叫米歇尔。”我低声嘟囔，心里对母亲和心理医生的做法非常反感，为人父母就有权利把孩子拖到医生办公室，从孩子那里搜刮各种所谓的证据，作为日后攻击他人的弹药吗？！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接受不等于遗忘》(美)埃米·尼特菲尔德(Emi Nietfeld)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610.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